

資治通鑑補正

賢治通鑑補正

資治通鑑補正卷第二百三十七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明

後學天台胡三省補註

後學吳郡嚴衍補正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唐紀五十三

起元和元年盡四年六月凡三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之上

諱淳改為德宗順長子通鑑書唐諸帝諡號曰元宗已下皆以葬陵議冊為正帝本諡曰聖神章武孝皇帝太中三年平河湟始追諡號曰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睿之後惟順憲宜有尊崇諡號故因而書之在位十五年改元一

戊元元元年春正月丙寅朔上即摩臣詣興慶宮上上皇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丁卯赦天下改元常赦不原者

咸赦除之賜氏高年者米帛羊酒年未以鄂岳觀察使韓皋為奉義節度使癸酉以奉義留後伊宿為安州使史兼

安州留後宿禎之子也壬午加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同平章事甲申上皇崩於興慶宮年四十六

韓愈曰順宗之為太子也性寬仁有斷禮重師傳必先致拜從幸奉天賊汎逼迫常身先禁旅來城拒戰督勵士將

無不奮激德宗在位歲久稍不假權宰相左右倖臣如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因閑用事排陷陵勢張滂輩人不

敢言太子從容論諍故卒不任延齡渠牟為相嘗侍宴魚藻宮張水嬉彩艦雕靡宮人引舟為權歌絲竹間發德宗

歡甚顧太子曰今日何如太子誦詩好樂無荒為對母于數奏未嘗以顏色假借宦官居儲位二十年天下陰受其

賜惜子寢疾踐跡近習弄權而能傳政元良克昌運祚賢哉

劉闢既得旌節志蓋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東川節度使領梓劍綿普陵繁遂合渝瀘等州治梓州梓州漢都縣

地劉闢置東廣漢郡梁武陵王紀置新州隋為梓州高祖欲以同幕盧文若為東川節度使推官蒲田林益刀諫闢

梓州至京師二十九十里宋白曰梓州取潼江為名梓唐紀五十三

兵武德五年分南安置
開州縣時屬冀州 關怒械繫於獄引出將斬之陰戒兵刑行者使不殺但數礪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臨叱

曰監子當斬即斬我頸豈汝破石邪關顧左右曰真忠烈之士也乃默為唐昌尉儀鳳元年分九龍導江郭置唐昌縣屬彭州九龍志在州西二十八里

上欲討關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關狂熱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

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關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戊子命

左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將步騎五千為行軍考異曰寶錄云為左軍按有左必有右而云李元嬰為次軍則崇文必前軍也神策京西行營兵馬使李元

奕將步騎二千為次軍與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關時猶將名位素重者甚重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

皆大驚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

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則天

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啟之也初高崇文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

至及是即時受詔辰時即行器械糧種一無所關甲午崇文出斜谷李元奕出駱谷同趣梓州崇文軍至興元軍主有

食於道旅折人七等者崇文斬之以徇劉闢陷梓州執李康二月嚴勵拔劍州斬其刺史又德昭嚴勵先拔劍州故高

宋白曰劍州漢廣漢之梓潼縣華陽國志云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為飛閣以通蜀漢晉以其地入梓潼郡梁為安州西魏伐蜀先下安州因克成都改安州為始州唐先天二年改為劍州舊志劍州至京師一千六百六十二里

吳王誨落可入朝丁酉以誨落可為饒樂郡王遣歸癸丑加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同平章事戊午上與宰相論曰

古帝王或勸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互有得失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風使愛戴

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叙首任選天下賢材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

盡力何求不獲哉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為而治者也至於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

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案行尚書事見七十二卷隋文帝衛士傳飡事見一百九十三卷太宗貞觀四年皆無補於

當時取讖於後來具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

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其言 三月丙寅以神策行營京西節度使范希朝為右金吾大將軍 高崇文引兵

自開州趣梓州九域志開州西南至梓州二百餘里劉闢將邢泚引兵遁去崇文入屯梓州闢歸李康於崇文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

失守斬之考異曰劉崇遠金華子雖編曰高駢在淮海周寶在浙江為節度使相與有隙駢忽遣使悔叔離絕願復和好請境會於金山寶謂其使者曰我非李康更娶作家門數敗駢朝廷邢注云元和中李康鎮東川傳有異志駢祖崇文舖西川乃為設郡好康不妨備來會于境為崇文所斬補國史曰劉闢舉兵下東蜀連帥李康棄城奔走崇文下制闢曰長子曰暉不當失石微賤之以屬眾大次餘州斬李康孫康擅離征鎮不為拒敵注云當時議論云康

闢所為事而云崇誘誅之補國史又不知被擒事而云棄城走此皆得於傳聞不可為據今從舊傳 丙子嚴礪奏克梓州丁丑制削奪劉闢官爵 初韓全義入朝以其甥楊惠林知夏綏留後杜黃裳以全義出征無功驕蹇不遵直令

致仕以右驍衛將軍李演為夏綏節度使惠琳勒兵拒之表稱將士逼臣為節度使河東節度使嚴綬表請討之詔河

東天德軍合擊惠琳綬遣平將阿跌光進及弟光顏將兵赴之光進本出河曲步落稽兄弟在河東軍皆以勇敢聞

日舊李光進傳曰肅宗自靈武觀兵光進從郭子儀破賊收兩京上元郭子儀為朔方節度用光進為都知兵馬使尋

遷渭北節度使大歷四年葬母于京師南原將相致既者凡四十里懼此乃李光顏弟光進事也而劉闢置之此傳下

下乃云元和四年范希朝投易定表 辛巳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京師 東川節度使韋丹至漢中表言

崇文客軍還闕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夏四月丁酉以崇文為東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 潘孟陽所

至專事遊宴與婦女為夜飲從僕三百人多納賄賂上聞之甲辰以孟陽為大理卿罷其度支鹽鐵轉運副使 丙午

策試制舉之字歐陽修曰唐選舉之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於是校書郎元稹監察御史獨孤郁校書郎下邳白居易前進士蕭傑

沈傳師出焉郁及之子獨孤及見二百二十卷代宗永泰元年傳師既濟之子也 杜佑請解財賦之職仍俛華之孫蕭華見二百二卷

舉兵部侍郎度支使鹽鐵轉運副使李巽自代丁未加佑司徒罷其鹽鐵轉運使以巽為度支鹽鐵轉運使自劉晏之

後居財賦之職者莫能繼之巽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取多之年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 戊申加隴

右經略使秦州刺史劉潼保義軍節度使瀛喜讀書輕財愛士得人死力蓋戎畏之不敢為寇慨然有復河湟之志

廷義之鳳翔普潤縣先置驍右軍名保義軍 辛酉以元稹為左拾遺白居易為整屋尉集賢校理蕭倓為右拾遺集賢校理開元八年置沈傳

之月自監正 唐紀五十三

師為校書郎稹上疏論諫職

考異稹自叙及新傳先上教以為若太宗以王珪魏徵為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

見一百九十三故天下大理今之諫官大不得豫見

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應官罷對對猶今言轉對貞元七年令常參官每日引

年武元衡奏曰正衙已有待制官兩員貞元七年又有次對難議兩置詔令後每坐日兩入待制正衙退後於延英候

對中書門下御史臺官依故事並不待制則是自正衙待制以外見德宗所置次對皆罷矣宋白曰貞元七年令常參

官日二人引見謂之巡對二十一年御史中丞李源奏準貞元七年敕常參官並令依次對者伏以朝諫官能舉職

承命已待制官兩員足備顧問今更置次對恐煩聖聽敕宜停補註德宗貞元十八年罷正衙奏事諫官能舉職

有獨詣命有不便則上封事耳君臣之際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威意況於既行之語令已除

授而欲以咫尺之書收絲綸之詔誠亦難矣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綈願陛下時於延英召對使盡所懷豈可真于其位

而屏棄賤疎之哉項之復上疏以為理亂之始必有萌象開直言廣視聽理之萌也甘諛諛蔽近習亂之象也自古人

君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人君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其道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為回邪矣如是則上下之志通

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則君子羞懷括囊以保其身易坤之六四曰括囊無咎無譽文官曰天地閉賢

也云開小人阿意迎合以竊其位矣如是則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宗初即政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意

厚之賞見一百九十五故當是時言事者惟遇不深切未嘗以觸忌諱為憂也太宗豈好逆意而惡從欲哉誠以順適

之快小而危亡之禍大故也陛下踐阼今已周歲未聞有受伏伽之賞者臣嘗備位諫列曠日彌年不得召見每就列

位屏氣鞠躬不敢仰視又安暇議得失獻可否哉供奉官高爾況疏遠之臣乎此蓋羣下因循之罪也因條奏請對

百官時宰相召講庶政復立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省出入游畋等十事稹又以貞元中王伾王叔文以伎術得幸東宮

永貞之際幾亂天下上書勸上早擇奏正之士使輔道諸子以為太宗目為藩王與文學清修之士十八人居事見一百八

武德高祖後代太子諸王雖有僚屬自益疎賤至於師傳之官非賤賸廢疾不任事者則休或罷帥不知書者劾其友諭贊議之徒元為冗散之其按唐制王府有諮議參軍有友有文學元稹所謂友諭贊議者摠紳皆恥之由又以僻

滯華首之儒備侍直侍讀之選越月踰時僅獲一見又何暇傳之德義納之法度哉夫以匹士愛其子猶知明哲之師而教之況萬乘之嗣繫四海之命乎上頗嘉納其言時召見之 壬戌邵王約薨納上 五月丙子以橫海留後程

執恭為節度使 堂後主書滑渙久在中書與知樞密劉光琦相結宰相議事有與光琦異者令渙達意渙得所欲杜

佑鄭綱等皆低意善視之至呼之為滑八鄭餘慶與諸宰相議事渙傲然從傍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度辰餘慶罷

太子賓客餘慶再為相罷免皆非其過尤以清儉為時所稱 辛卯尊太上皇后為皇太后 劉闢臣鹿頭關連八柵

屯兵萬餘人以拒高宗文六月丁酉宗文擊敗之關置柵于關東萬勝堆戊戌崇文遣驍將范陽高震萬攻之下瞰

關城凡八戰皆捷 加盧龍節度使劉濟萬侍中己亥加平盧節度使李師古侍兼中 庚子高宗文破劉闢於德陽

武德三年分雄縣置德陽縣屬漢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八十五里 癸卯又破之於漢州嚴礪遣其將嚴秦破關東萬餘人於綿州石碑九域志漢州碑鎮意州字蓋

是月賜百姓有父母祖父母八十以上者粟二石物二段九十以上者粟三石物三段 初李師古

有異母弟曰師道常疎斥在外不免貧窶師古私謂所親曰吾非不友於師道也吾年十五擁節旄自恨不知稼穡之

艱難况師道復減吾數歲吾欲使之知衣食之所自來且以州縣之務付之計諸公必不察也及師古疾篤師道時知

密州事好書及屬策胡入吹鼓管謂之屬策樂府雜錄屬策後管也卷蘆為頭截竹為管出于胡管謂之角音九孔漏聲五音唐編入兩簿各為屬管用之雅樂以為管六數之制則為屬管旋宮轉器以應律者也杜佑曰屬策一名悲策出于胡中其聲悲東夷有以卷桃皮為之者亦出南蠻又樂府雜錄曰屬策本趙鼓樂 師古謂判官高沐李公度曰迨吾之未亂也迨及也疾 欲有問

於子我死子欲奉誰為帥乎二人相顧未對師古曰豈非師道乎人情誰肯薄骨肉而厚他人願置師不善則非徒敗

軍政也且覆吾族師道公侯子孫不務訓兵理人專習小賤事以為己能果堪為帥乎幸諸公審圖之閏月壬戌朔

朔師古薨沐公度秘不發喪潛逝師道于密州奉以為節度副使 秋七月癸丑高宗文被劉闢之眾萬人於元武

曰元武漢水道地晉故曰元武五代史志元武舊曰伍城後周置元武郡隋開皇初廢郡改縣曰元武唐屬梓州九域志在州西九十里 甲午凡西川繼援之兵悉收崇文處分 壬寅葬

葬至德大聖大安孝皇帝于豐陵豐陵在京兆富平縣東三十里寶金山 廟號順宗時將祔廟議祧遷之禮公卿咸謂中宗中興之主不

當遷太常博士王涇司勳員外郎將入建議云中宗既正位樞前乃受母后簪奪五璽璽方復大業此乃由我失之
因人得之非漢光武曾元帝之比止可同於反正不得號為中興乃遷其主於太室又聰悟彊力七歲時讀史哀江
南賊再曉輒誦弱冠博通羣籍而史才尤嘗德宗登嘗登凌煙見左壁額刻文字殘缺每行僅有三五字命錄之以問
宰相俱莫能對即召名又入至對曰此聖歷中侍臣圖贊臣皆記憶即于御前口誦以補其闕不失一字德宗曰虞世
南暗寫列女傳無以加也德宗又嘗問神策軍建置之由相府討求不知所出諸學士悉不能對乃訪于又徵引根
源事其詳悉宰相高郵鄭餘慶數目集賢有人矣遂詔集賢院事又為人樸直不能事人或遇權臣專政輒數箴不
遷官朝廷每有大政事大議論字執不能裁決者必召以咨於又徵引典故以參時政多合其宜以此自見于世然
亦以此見忘于時故不得大用 八月壬戌以妃郭氏為貴妃 癸亥以左衛大將軍李愿為夏綏銀節度使愿感今
簡肅甚得綏懷之術客有亡馬者以狀告愿愿以狀勝於賂懸金以購之不三日勝下有擊馬兩匹且置書一紙曰馬
逸及羣不告時罪當死敢以良馬一匹贖罪并亡馬納于路次愿付客已馬而縱其良馬于野以還之境內肅然 丁
卯立皇子寧為鄧王寧為澄王宥為遂王察為深王震為洋王畧為絳王審為建王 李師道總軍務久之朝命未至
師道謀于將佐或請出兵掠四境高沐周止之請輸兩稅用官吏行鹽法遣使相繼奉表詣京師杜黃裳請乘其未定
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己已以師道為平盧留後知鄆州事 鄭餘慶既罷相滑渙並無忌憚四方賂遺無虛日中書
舍人李吉甫言其專恣請去之上命宰相閣中書四門搜掩盡得其姦狀九月辛丑貶渙雷州司馬 宋白曰雷州漢合
梁分置合州大同末以合胞為尋賜死籍沒家財凡數十萬上尋聞鄭餘慶貶渙事甚憂之乃遷餘慶于茶酒 壬
合州以此為南合州唐改雷州 有泉能愈疾也唐屬潯州九域志在州西北八十五里
寅高崇文又敗劉闢之眾於鹿頭關嚴奉敗劉闢之眾於神泉 神泉漢瑤城地晉置西固縣隋改為神泉縣以縣西有
河東將阿跌光顏將兵會高崇文於行營愆期一日懼誅欲深入自贖軍於鹿頭之西斷其糧道城中憂懼於是闢歸
江柵將李文悅 綠水有綠州隸縣東三十里源出綠水縣紫巖山 鹿頭守將仇良輔皆以城降於崇文獲闢壻蘇彊士卒降者萬計崇文若師

驅直指陳都所回朋潰軍不留行辛亥克成都劉闢廬文若帥數十騎西奔吐蕃崇文使高震寓等追之及於羊灌田

彭州有羊灌田守提開赴江不死擒之文若先殺妻子乃繫石自沈崇文在成都屯於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驚珍貨山積秋毫

不犯檻劉闢送京師斬闢大將邢泚館驛巡官沈行餘無所問軍府事無巨細命一遵韋南康故事韋皋封南康郡王從容損

為一境皆平初韋皋以西山運糧使崔從行邛州事劉闢反從以書諫闢闢發兵攻之從嬰城固守闢敗乃得免從

之曾孫也崔融事武后以文華著韋皋參佐房式韋皋度獨孤密符載郝士美段文昌等素服麻屨銜子請罪崇文皆釋而禮之

草表薦式等厚贖而遣之目段文昌曰君必為將相未敢奏薦載廬山廬山在江州尋陽未嘗置縣恐誤式琯之從子文昌志元之

元孫也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山豈當以撫百姓為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

邪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杜黃裳建議征蜀及指授高崇文方略皆懸念事宜崇文素懼劉潼黃裳使

謂之曰若無功當以劉潼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辛巳詔徵少室山人李渤

為左拾遺少室山在河南登封縣渤辭疾不至洛陽令韓愈以書勸之曰昔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已逆接於諸侯之國今可

為之時自藏深山牢關而固拒即與仁義者異守矣善人進則其類皆進公不為起是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

盡得顯位人庶不盡被惠利其害不為細先王必審察而諦思之務思合於孔子之道乃善渤心善其言乃移家東都

每朝政有得失渤輒附奏陳論初渤父鈞有盛名子時為殿中侍御史而不能養母為曹王皋所奏廢渤耻之乃刻志

勵學不從科舉隱于嵩山以讀書業文為事學成德著更徙少石戶部侍郎李華謀議大夫韋況文章薦薦之故上聞其

賢而徵焉 冬十月甲子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入朝 制割資簡陵榮昌瀘六州隸東川資簡陵資中縣地隋置資簡郡唐為資州乾元二年分資

瀘普合四州房式等未至京師皆除省寺官丙寅以高崇文為西川節度使茂辰以嚴礪為東川節度使庚午以將作

監柳晟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晟至漢中府兵討劉闢還木至城府兵漢中之兵也唐以漢中為興元府故謂之府兵非唐初所謂府兵也詔復遣戍梓州軍

士怨怒賀監軍謀作亂晟聞之疾驅入城慰勞之既而問曰汝曹何以得成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曰以闢不受詔

命故汝曹得以立功豈可復使他人誅汝汝以為功邪眾皆拜謝請詣戎所如詔書軍府由是獲安 壬午以平盧留後

李師道為節使度 戊子劉闢至長安并族黨謀之 武寧節度使張愔有疾上表請代十一月戊申愔愔為工部尚

書以東都留守王紹代之王紹本名統復以濠泗二州隸武寧軍分濠泗二州見二百三十一卷德宗貞元十六年徐人喜得二州故不為亂

丙辰以內常侍吐突承璀為左神策宗尉承璀事上於東宮以幹敏得幸為承璀喪師幾於國張本是歲回鶻入貢始以摩

尼偕來於中國置寺處之回鶻之摩尼猶中國之僧也其教與天竺又異被唐書會要十九卷回鶻可汗王令明教僧

敕賜別洪越等州各置大雲光明寺一所唐史補卷九十九日教賜回鶻摩尼為之置寺賜額為大雲光明六年正月

而不食乳酪其大摩尼數度一年往來本國小年者轉唐史回鶻列傳元和初再朝獻始以摩尼至日晏乃食可汗常

與共其法日晏乃食食堂而不食連酪回鶻信奉之可汗或與議國事 召王德用

元和二年春正月己丑上朝獻太清宮庚寅朝享太廟辛卯祀圓丘赦天下賜年高米帛羊酒 上以杜佑高年重

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佑以老疾請致仕詔令佑每月入朝不過再三因至中書議大政次日聽歸樊川杜佑

中晉絳慈隱節度使已酉以戶部侍郎武元衡為門下侍郎翰林學士李吉甫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上自為太

子時已知元衡進退守正故用為宰相其禮信之至甫聞命下感泣謂中書舍人裴垍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德宗

七年實參貶陸贄相疑吉甫黨于參貶明州長史至是為相凡十六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為

我言之相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 二月癸酉邕州奏破黃賊獲其首黃

承慶黃賊西原洞蠻也夏四月甲子以右金吾大將軍范希朝為朔方靈鹽節度使以右神策鹽州定遠兵謀馬定遠軍本

鹽接境相距三百里定遠軍在黃河北岸蓋分戍鹽州也又案宋白續通典左神策京西北八鎮者潤鎮崇信城定平

鎮化城定遠城永安城鄆陽縣也右神策五鎮奉天鎮麟遊鎮良原鎮慶州鎮懷遠城也今日右神策宣懷

奏事朝廷今復屬朔方以革舊弊任邊將也言以革任邊將之弊 六月蔡州大水深平地六八尺 秋八月劉濟

王士真張茂昭爭私隙迭相表請加罪戊寅以給事中房式為幽州成德義武宣慰使和解之 九月乙酉密王綽薨

弟也

夏蜀既平

夏機處州

潘鎮惕息多求入朝鎮海節度使李錡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遣中使至京慰撫

勞其將士錡雖署判官王澹為留後實無行意屢遷行期澹與敕使數勸諭之錡不悅上表稱疾請至歲暮入朝上以

問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即政錡求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錡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為然下詔徵之錡詐窮謀謀反

王潛既掌留務於軍府頗有置制錡並不平密諭親兵使殺之會頒冬服錡嚴坐幄中澹與敕使入謁有軍士數百

謀於庭曰王澹何人擅主軍務拽下藥食之大將趙琦出慰止入藥食之注刀於敕使之頸詭言將殺之錡陽驚殺之

冬十月己未詔徵錡為左僕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為鎮海節度使庚申錡表言軍變殺留後大將先是錡選腹心五

人為所部五州鎮將姚志安處蘇州李深處常州趙惟忠處湖州邱自昌處杭州高崇處睦州各有兵數于蔡同察刺

動靜至是錡各使殺其刺史遣牙將庾伯良將兵三十治石頭治也常州刺史顏防用客李雲計矯制稱招討副使斬

李深傳檄蘇杭湖睦請同進討湖州刺史年秘潛募鄉閭子弟數百夜襲趙惟忠營斬之移置通鑑此下有蘇州刺史

錡具檄招討於船艙未及京口會錡賊得免三十二字死乙丑制削李錡官爵及屬籍以淮南節度使王謬統諸道兵

為招討處置使徵宣武軍武昌兵并淮南宣歙兵俱出宣州淮南兵宣歙兵會于宣州界來上流之勢西兵出

信州浙東兵出杭州以討之高崇文在蜀期年一旦謂監軍曰崇文河朔二年崇文本幸有功效致位至此西川乃

宰相回翔之地崇文叨居日久豈敢自安屢上表稱蜀中安逸無所陳力願效死邊陲上擇可以代崇文而者難其人

丁卯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考異曰孫光憲北夢瑣言曰李德裕太尉未出學院或

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叙官也吉甫相以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叶每退公許色不澤掌武啟白李錡以宣州富饒

欲先取之遣兵馬使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將兵馬三千襲之三人知錡必敗與牙將行裴行立同謀討之行立錡之

故悉知錡之密謀三將營於城外將發名士平諭之曰僕射返逆官軍四集常湖三將繼死其勢已蹙今乃欲使吾輩

遠取宣城吾輩何為隨之族滅豈若去逆效順轉禍為福乎眾悅許諾即夜還越城行立舉火鼓譟應之於內引兵趨

赴門錡聞子良等舉兵起聞行其應之撫膺曰吾何望矣跣足匿樓下親將李鈞引挽強三百趨山當欲戰行立伏兵

邀斬之錡舉家皆哭左右執錡裹之以募緹於城下械送京師挽強著落爭自殺尸相枕藉勉志要在蘇州欲殺刺史

李素素與戰敗志安擒素生致於錡具桎梏釘於船舷未及京口而錡敗得免發函本軍以聞乙亥羣臣頌於紫宸殿

上愀然曰朕之不德致字內數有千紀者朕之愧也何賀為之宰相議誅錡大功以上親兵部郎中蔣人曰錡大功親

皆淮安靖王之後也准安王神淮安有佐命之功陪陵享廟豈可以未孫為惡而累之子又欲誅其兄弟大曰錡兄弟

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事見二百二十二豈可使之不祀乎宰相以為然辛巳錡從父弟宋州刺史鉅等皆

貶官流放十一月甲申朔錡至長安上御興安門唐大明宮南面五門與安門西來第一門也面詰之對曰臣初不及張子良等教臣耳上

曰卿為元帥子良等謀反何不斬之然後入朝錡無以對乃并其子師回腰斬之考異曰錡一後數日上遣中使齎命

禮葬焉國史稱曰錡之輸也得侍婢一人隨之錡夜則裂襟自書覺摧之功書為張子良所賣教侍婢曰錡之

若從容奏對必當為宰相楊益節度不得從容當受極刑矣我死汝必入內上必明汝當以此進之及錡狀法京城大

霧三日不解或問免哭憲宗又得帛書題疑其免內出黃衣二有司請毀錡祖考家廟中水盧坦上言李錡父子受誅

襲賜及子赦京兆收葬按李錡驕逆何愛之有今從實錄漢宣帝地節三年先朝誅房遺愛不及房元齡誅房遺愛見一百九十康詒曰父

子兄弟罪相及不左傳晉胥臣引康詒之辭況以錡為不善而罪及五代祖乎乃不毀有司藉錡家財輸京師翰林學

士裴珣李絳上言以為李錡僧侈剽剽六州之人以家其家或枉殺其身而取其財六州潤睦常蘇州杭也六州之人怨入骨髓

陛下閱百姓無告故討而不誅之今輦金帛以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數

久之即從其言初錡既殺王澹趙琦即乃草書記李紳作奏託言軍變紬陽怖慄至不能為字下筆輒塗去易數紙

罵曰何敢爾不憚死耶即擬以白刃令更為之紳不就如初乃囚之及錡誅乃免或欲以聞紳謝曰本激於義非市名

也乃止昭義節度使盧從內史與王士真劉濟潛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時趙傳恒襄在太行山之東擅引兵東出上召令還從

史託言就食邠浚不時奉詔久之乃還考異曰蔣陟季司空論事曰絳奏從史以來事就彰露頗多意不自安務欲生

以就糧實為勳去就之際指狀可知蓋從史傳曰前年丁父憂朝旨未議復起屬王士真卒從史竊獻誄永宗計以
帝上意用是起被委其成及詔下計賊出兵逆留不進陰與永宗通謀令軍士皆懷賊號按三年九月丙戌李吉甫
罷相出鎮揚州四年二月丁卯鄭綱罷相三月乙酉王士真卒永宗始襲位四年壬辰從史復起起者以從史山東京不
即請討承宗之時則于時吉甫綱皆已罷相何得有諸綱之事又敗從史制辭云況從史上請就食山東及遣旅師不
時恭命致討其眾觀生其心請何嘗何之旋師使李吉甫罷之從史計加制辭云況從史上請就食山東及遣旅師不
若是計永宗時眾觀不違其請何嘗何之旋師使李吉甫罷之從史計加制辭云況從史上請就食山東及遣旅師不
從史肯旋今因李綱論李綱家財并言之新史云從史與永宗通謀和有何詔而
宗以來常居之語之日事有極重者朕比不欲言之朕與鄭綱議救從史歸上黨續徵入朝綱乃泄之於從史使稱上

中有浴室殿德
黨之糧就食中東為人臣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對曰審如此滅族有餘矣然綱從史必不自言陛下誰從得之上曰
吉甫密奏絳曰臣竊聞縉紳之論稱綱為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疾寵忘前願陛下更熟察之勿使人謂

陛下信讒也上良久之誠然綱必不至此非卿言朕幾誤處分工又嘗從容問絳曰諫官多諂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
摘其尤者一二人以警其餘何如對曰此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者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
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志皆盡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士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

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 羣臣請上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丙申許之 盤屋尉集賢校理白居易
作樂府及詩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見而悅之召入翰林為學士 十二月丙辰上謂宰相曰太宗以神宗之
資羣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况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卿堂論無但一二而已 丙寅以高崇文同平章事充鄆寧節

度京西諸軍都統 山南東道節使于頔憚上英威為子季友求尚主上以皇女普寧公主妻之翰林學士李絳諫曰
曰頔虜族頔于謹之裔孫謹之先于栗磾本姓勿 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宜更擇高門美才上曰此非卿知已卯公
公主適季友恩禮甚盛頔出望外大喜頃之上使人諷之入朝謝恩頔遂奉詔既至京師悉以已所製歌舞人納禁中

翰林學士左拾遺白居易以為不如歸之無令頔得歸曲天子 是歲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計總天子方鎮西
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澤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泗

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由戶口外鳳翔鄆方鄆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皆被邊易定博魏鎮冀範陽滄景淮西淄青皆藩鎮世襲故並不申戶口納賦稅每歲賦稅倚辦

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宋白曰國計百二十三萬戶和見在戶總一百四十四萬二千五百四十四戶比天寶稅戶總一百三十八萬五千二百

寶州郡三百一十五元和見管總二百九十五比較天寶應供稅州郡計少九十七戶天寶戶總八百三十八萬五千二百

百二十三萬戶和見在戶總一百四十四萬二千五百四十四戶比天寶稅戶總一百三十八萬五千二百

租稅庸調每年計錢粟絹布絲綿約五十二萬二千五百四十餘萬錢比天寶稅戶總一百三十八萬五千二百

五百一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十八貫石比較天寶所入賦稅計少一千七百一十四萬八千七百七十貫石天下兵

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三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水旱所傷則量減賦稅非時調發則

出於常賦之外

元和三年春正月癸巳羣臣上尊號曰睿聖文武皇帝敕天下自令長吏詣闕無得進奉知樞密劉光代宗永泰中置內樞

密使以宦者為之初不置司局但有屋三楹貼文書而已其職掌惟受表奏于中進呈若人主有所處分則宣付中書門下放行後僖昭時楊復恭西門李元欲奪宰相權乃堂狀後帖黃指揮公事主有奏分遣諸使齎

敕詣諸道意欲分其饋遺翰林學士葉珀珀音李絳奏敕使所至煩擾不若但附急遞急遞古之傳遞馳驛兼程而行上從之光琦稱

例上曰倒是則從之苟為非是奈何不改先是臨涇鎮將郝玘玘音此又音妻嘗從數百騎出野還自其帥曰臨涇

扼落口其川饒衍利畜牧其走四戎道曠數百里皆流沙無水草願城之為休養便地玘既出或謂帥曰玘言雖善

然公所以蒙恩大幸者以邊防未固也上心日夜念此故厚于公若用玘言則邊已安尚何事為帥遂不聽及段祐

為節度使玘又說之曰天寶時天下以兵為防獨西戎耳然塞下至京師且萬里自祿山反西陲盡亡以震為邊郡

每虜入寇驅并閭父子與馬牛同焚積聚殘室虛邊人耗盡今若築臨涇城以折虜勢使其祐遂奏而城之自是涇原

獲安二月戊寅咸安大長公主薨于回鶻咸安公主下嫁回鶻見二百三十三卷三月回鶻騰里可汗卒癸巳郁王薨

薨總上辛亥御史中丞盧坦奏彈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前浙東觀察使闕濟美違詔進奉上召坦冀慰之曰朕

已釋其罪不可失信坦曰敕令宣布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奈何存小信棄大信乎上乃命歸所進於

有司夏四月上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伊闕尉牛僧孺陸渾尉皇甫湜陸渾縣春秋陸渾戎所居也東魏置伊川郡領南陸渾戎

曰伏流大業初改
曰陸渾唐屬洛州

前進士李宗閔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吏部侍郎楊於陵吏部員外郎韋貫之

署為上第亦嘉之乙丑詔中書優於處分李肅惡其言直進訴於上且言翰林學士裴珣王涯學士

甥也涯不先言珣無所異同上不得已罷珣涯學士珣為戶部侍郎涯為都官員外郎貫之為果州刺史後

再貶巴州刺史涯貶虢州司馬乙亥以楊於陵為嶺南節度使亦坐考策無異同也僧孺等久之不調各處辟於

僧孺宏之七世孫宗閔元懿之元孫鄭王元懿高祖之孫也貫之福嗣六世孫湜陸州新安人也丁丑罷五月朔宣政殿朝賀

賀以荆南節度使裴均素右僕射均素附宦官得貴顯為僕射自於大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

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懼幸者坦尋改右庶子是月大風毀含元殿檻

檻二十七間五月以翰林學士白居易為左拾遺居易疏曰臣謹案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

不便於時不合于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何也太凡人之情位高則惜其位貴身則

愛其負惜位則偷合而不然愛身則苟且而不諫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不足惜身不足愛也所以重其選

者使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也夫位不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此國朝置拾遺之意也由是言

之豈小臣愚劣所宜居之哉況臣本鄉校豎儒腐縣走吏委心泥滓絕望雲霄豈意其慈擢居近職每宴飲無不先預

每慶賜無不先沾中廡之意代其勞內廚之膳給其食臣所以食不知味寢不遑安惟思粉身以答殊寵懼陛下言動

之際詔令之閒小有闕遺臣必密陳所伏見希天監深察亦誠令牛僧孺等直言時事恩獎登科而更遭斥逐並出為

關外官牛僧孺等從辟于藩府故以為關外官楊於陵等以考策致收直言裴珣等以覆策不退直言皆生譴謫盧坦以數舉職事黜為

庶子此數人皆今人之望天下視其進退以下時之否臧者也一旦無罪悉疏棄之上下杜口束心洵洵陛下亦知之

乎且陛下既下詔徵之直言索之極諫僧孺等所對如此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昔德宗即初位亦徵
直言極諫之士策問天旱穆質對云兩漢故事三公當免下式者議宏平可意德宗深嘉之自畿尉擢為左補闕言此

兩赤縣外餘為畿縣唐制凡置郡令僧孺子所言未過於穆質而還質之臣恐非嗣祖宗之道也質寧之子也 丙午
其部下縣為赤縣餘縣亦為畿縣

冊回鶻新可汗為愛登里密汨密施合昆伽保義可汗 西原蠻酋長黃少卿請降六月癸亥以為歸順州刺史李幾

復叛黃少卿反見二百三十卷德宗貞元十年 沙宅勁勇冠諸胡吐蕃置甘州沙陀降此蕃見二百三卷貞元六年每戰以為前鋒回鶻攻吐蕃敗

涼州吐蕃疑沙陀貳於回鶻欲遷之河外沙陀懼酋長朱邪盡忠與其子執宜謀復自歸於唐遂師部落三萬馮德

鞬山而東烏德鞬山在回鶻牙帳之西甘州東北史 行三日吐蕃追兵大至自洮水轉戰至石門水經注洮水至抱罕

石門水在高平縣西八十里唐子 凡數百合盡忠戰死眾死皆大半執宜師其餘眾猶近萬騎三千詣靈州降

此置石門關在原州高平縣界 曰趙鳳後唐懿宗祖紀年錄曰懿祖諱執宜烈考諱盡忠自曾祖入觀復典兵于碭北德宗貞元五年回紇葛錄部及

眼哭厥叛回紇忠貞可汗附于吐蕃因為鄉導驅吐蕃之眾三十萬寇我北庭烈考則忠貞可汗曰吐蕃前年屠陷靈

鹽間唐天子欲與吐蕃贊普和親可汗數世有功尚主恩若驕兒兵攻之懷無援功陷亡矣北庭既沒及于吾可

若之何烈考曰唐將楊襲古固守北庭無路歸朝今吐蕃安厥眾兵攻之懷無援功陷亡矣北庭既沒及于吾可

汗無得慮子也貞曜乃命其將類千斯與烈考將兵援北庭貞元六年與吐蕃戰于磧口諸千加斯不利而退烈考

牙于城下以援襲古吐蕃攻固守北庭諸部雖沒十二月北庭之眾劫烈考降與吐蕃由是舉族七千帳徙于甘州臣事

善為內應贊善將還烈考之牙於河外時烈考年已及冠北庭之眾或有問烈考者云沙陀本回紇部人今回紇不

如乘其不意復歸本朝烈考然之貞元十七年白鳥德難山率其部三萬東居三日吐蕃追兵大至自洮水轉戰至

石門關委曲三千里凡數百戰烈考戰沒烈考拔德靈與合餘眾至於靈州猶有馬三千騎勝兵一萬時范希朝為

河西靈節鹽度使開烈考至靈節將軍同正憲宗即位詔烈考入朝元和元年七月命希朝為靈節度使命烈考將兵

府以懿祖為都督授特進號衛將軍同正憲宗即位詔烈考入朝元和元年七月命希朝為靈節度使命烈考將兵

招宿衛時范希朝亦徵為金吾上將軍二年吐蕃誘我党項部寇犯西河天子復命希朝為靈節度使命烈考將兵

之戰平戊酉受降城據德宗寶錄貞元十七年無沙陀歸國事范希朝傳德宗時為振武節度使元和二年乃為朔方

靈鹽節度使請致沙陀元和元年亦無沙陀歸國事范希朝傳德宗時為振武節度使元和二年乃為朔方

院朝見年紀錄恐誤今從寶錄舊傳新書 善撫之詔置陰山府以執宜為兵使未幾盡忠弟葛勒河波入師眾七百詣希朝降詔以為陰山府都督自是靈鹽

每有征討用之所向皆捷靈鹽軍益彊為沙陀繼盛 秋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以右庶子盧坦為宣歙觀察使餘

彊之誅也蘇強劉闢之婿也 兄宏在晉州幕府自免歸人莫敢辟坦奏宏有才行不可以其弟故廢之請辟為判官上

曰羈使餘彊不死果有才行猶可用也況其兄子坦劉官慎早餓穀價日增或請抑其價坦曰宣歙土狹穀少所仰四

方之來者則價賤則商船不復來益困矣既而斗米二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九月唐寅以于頔為司空平同章事

如故音如右僕射裴均同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王諤入朝家臣富厚富進奉及賂宦官求平章

事翰林學士白居易上言以為宰相人臣極位非清聖大功不應授除昨裴均外議紛然今又除諤則如諤之輩皆生

生冀望若盡與之則典章大壞又不感恩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聖臣門一啟無可奈何且諤在鎮五年百計殊求

貨財既足自入進奉若除宰相四方藩鎮皆謂諤以進奉得之競為剝削則百姓何以堪之遂事寢者要曰裴均素積李藩

集李藩論事集皆有諤加王諤平章事觀其辭意各是一時白居易論者淮南百姓日夜無憊又云諤歸鎮於在與

望並不除宰相則則自淮南入朝未除河中時也據李同在平書受密旨云可兼宰相則初除河中時也李司空論事

云至太原一二年間財力贍足則是除太原以後六年十一月李諤作相前也今附居易錄于初除太原之時又舊錄

傳云在淮南四年元和二年入朝案實錄錄以貞元十九年鎮淮南居易狀云五年諤求又云昨日裴均除平章事故

置 壬辰加宣武節度使韓宏同平章事 丙申以戶部侍郎裴為均為中書侍郎同章事上雖以李吉甫故罷均學

士然寵信彌厚故未幾復擢為相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延齡輩得用事上在藩邸心固非之

及即位選擢宰相推心委之嘗謂均等曰以太宗元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均亦竭

誠輔佐上嘗問均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舊制民輔稅有三二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建中初定兩稅時

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就實估以重斂於民省估者都省所立價也及均為

相奏天下留州送使物請一切用估省其觀察使先稅所理之州以自給不足然後許稅於所屬之州由是江淮之民

稍得蘇息先是執政多忌諫言時政得失均獨賞之時有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補闕及參謝之際均廷語

語之曰獨狐與李二補闕孜孜獻納今之遷轉可謂酬勞無愧矣嚴補闕官業盛異於斯昨者進階不無疑緩疑緩者猶言遲疑也謂有休復懷惡而退均雖年少驟居位而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均資給優厚從容款狎

狎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凡州府諸曹參軍皆謂之判司均曰公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它日有旨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均則必不可 戊戌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同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考異曰舊吉甫傳曰初裴均為僕射判度支交結權倖致